

THE BEST BOOKS OF THE WORLD'S JUVENILE LITERATURE

· 世 · 界 · 少 · 年 · 文 · 学 · 精 · 选 ·

# 飘 (下)

*Piao*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原著

北 京 出 版 社

根据最新课标编选 ●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

THE BEST BOOKS OF THE  
WORLD'S JUVENILE LITERATURE

世界少年文学精选

*Piao*

飘（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原著

于虹 改写

北 京 出 版 社



## 人物介绍

**思嘉·奥哈拉** 塔拉农场主的女儿。她外表美丽动人，性格桀骜不驯。在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中，她既坚强果敢又残忍冷酷。在感情生活上，她固执地迷恋着艾希礼，最终醒悟时，却失去了真心爱她的瑞德。



**媚兰·汉密尔顿** 艾希礼的妻子。她看上去娇小柔弱，有一颗坚韧、宽宏、慈爱的心。她所具有的巨大的精神魅力，征服了她周围所有的人，就像瑞德说的，她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伟大的女性。



**艾希礼·威尔克斯** 标准的上等人，接受过欧洲的教育。他年轻、英俊、文雅，能洞察时局，可是他内心脆弱，与时代格格不入，战争使他在精神上变得苍白，生活上变得贫弱。



**瑞德·巴特勒** 原本出身于上流社会，却像一个玩世不恭的浪子。他蔑视社会道德，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他有自己衡量善恶的尺度，所以他极其敬重媚兰。他是惟一个真正了解思嘉、爱思嘉的男子，但是因为怕受伤害，他把自己的心包裹得很严。

# 目 录

|              |     |
|--------------|-----|
| 白手起家 .....   | 175 |
| 家庭的变故 .....  | 195 |
| 思嘉遇险 .....   | 221 |
| 瑞德求婚 .....   | 233 |
| 富足的日子 .....  | 255 |
| 瑞德伤心出走 ..... | 270 |
| 祸从天降 .....   | 292 |
| 醒悟 .....     | 316 |

## ● 白手起家

思嘉和嬷嬷迎着寒风凛冽的阴沉天气在亚特兰大下了火车。当然了，彼得没有来接站，因为她并没有把自己要到这里来的事预先通告皮蒂姑妈。

一辆轿式马车在桃树街迎面驶来，思嘉急切地站到路边石上瞧是否认识车上的人。马车路过身边，她和嬷嬷都凑近去细看，这时思嘉正准备露出一个微笑，可是当轿车窗口探出一个女人的头——一个戴着高贵的毛皮帽的红得耀眼的头时，她几乎失声喊叫起来。原来双方都认出来了，脸上都露出惊异的神情，思嘉更不由得后退了一步。这是贝尔·沃特琳！在她再次缩回头去之前，思嘉还瞧见她那两只因表示憎恶而张大的鼻孔。

真奇怪，她首先看到的那张熟悉面孔竟然是贝尔的！

“她穿得这么华丽，还有这么漂亮的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她喃喃地自言自语。

皮蒂姑妈家的新石板屋顶和红色砖墙，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这时思嘉的心也怦怦地跳起来。上帝多么



图 18-1-1 18 世纪欧洲宫廷宴会场景 (根据 18 世纪欧洲宫廷宴会场景复原)

仁慈啊，竟没有让这所房子损毁得不可收拾！彼得大叔正从前院走出来，他瞧见思嘉和嬷嬷一起艰难地走过来，黝黑的脸庞上漾开了一丝爽朗又不敢轻信似的微笑。

思嘉暗暗想道，“我要狠狠地吻这个老迈的黑傻瓜，我多么高兴看到他呀！”她随即快活地道：“彼得，快去把姑妈的眩晕药瓶子拿来，真的是我呀！”

当天晚上，皮蒂姑妈家的晚餐上摆着不少的玉米粥和干豌豆。思嘉一面吃一面暗暗发誓，一旦她有了钱，便决不让这两样东西出现在她的餐桌上。而且，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也要再捞些钱，比交纳塔拉的税金还要多的钱。总之，有一天她会捞到许多钱，即使杀人也在所不惜。

在饭厅的暗淡灯光下，思嘉问皮蒂的经济状况怎样，她希望事情会出乎她的意料，查尔斯家能够借给她所需要的那笔钱。这个问题本来一点也不微妙，皮蒂正高兴有机会同一位亲戚谈话，对于提问题的这种方式并没有注意，她马上伤心地谈起自己所有的苦难来了。她连自己的农场、城里的财产和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除了她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外，一切都已化为乌有，何况皮蒂还没有想到这所房子并不属她一人所有，而是与媚兰和思嘉的共同财产。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没有？巴特勒船长已经进



监狱了。”

“瑞德·巴特勒？”即使是这么个消息，思嘉也要感激不尽，因为皮蒂使她无需亲自提到巴特勒的名字就谈起他来了。

“是的，千真万确！”皮蒂已兴奋得两颊发红，腰也挺得笔直了。“他就是因为杀了一个黑人立即被抓起来的。说不定要判处绞刑呢！”思嘉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喘不过气来了。

“是呀，他关在消防站。现在北方佬把那里当作一间军事监狱了。”她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瑞德拥有比她所想像的多得多的钱，他现在蹲在监狱里。他关在监狱里并且可能被判处绞刑这一点多少改变了事情的面貌，事实上是使事情显得稍稍明朗了一些。她没有去想瑞德要被判处绞刑。她对钱的需要太迫切，太紧急，以致没有功夫去为他的最终命运操心了。要是在他蹲监狱时她能设法跟他结婚，要是他随后被处决，那么，那成百万的金元就都是她的，都是她一个人的了。

第二天清晨，太阳时隐时现地照耀着，狂风驱赶乌云飞速地掠过它的面孔，刮得窗玻璃发出嘎嘎的响声，在房屋周围隐隐地呼喊着的。

思嘉经过一夜休息，又觉得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了，于是她开始从内心深处汲取勇气。看来她还得同

一个男人，同任何一个男人，在智力上进行一场无情的搏斗。这使得她大受鼓舞，而且经历了长期以来的无数挫折和斗争，她懂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毫不含糊、而她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打翻的敌手，想到这里她颇有洋洋得意之感。

她穿着用爱伦最喜欢的绿色天鹅绒窗帘做的长裙，戴上那顶装有华丽的羽饰的帽子，跑到皮蒂姑妈房里，在穿衣镜前装扮起来，她看上去多么漂亮啊！那几支公鸡毛赋予她一种俏皮的神气，而暗绿天鹅绒帽子更使她的眼睛分外增辉，几乎成了翡翠色了。而且衣裳也是无比出色的，显得那么富丽、大方，而且又十分高雅！她把皮蒂姑妈的衣橱打开，取下一件宽幅绒布的外套，一件皮蒂姑妈只在礼拜日才穿的薄薄的秋大衣，把它穿在身上。她把从塔拉带来的那副钻石耳环利落地穿进自己那两只穿过耳朵眼的耳垂上，然后晃晃头。耳环发出愉快的丁当声，令人听着非常满意。

她朝大街前边的消防站望去，发现那些宽阔的拱门都紧紧闭着并且扣上了笨重的铁杠。有两个哨兵分别在房子的两旁来回走动。她小心翼翼踩着泥泞中的那些垫脚石朝前走去，直到一个因为怕冷而把外套扣子全部扣上的哨兵把她拦住。



她听见瑞德的笑声。门一打开，随着一股冷风冲进房里，瑞德出现了，他没戴帽子，只随便披上了一个披肩。他显得很脏，没有刮脸，也没系领结。但看起来情绪还挺不错，一见思嘉便眨着那双黑眼睛笑开了。

“思嘉！你能来看我，这就好极了，思嘉！自从我入狱以后，你还是头一个来看我的正经人，而且监狱生活是很叫人珍重朋友的。哎哟哟，亲爱的，你真太好了。”他微笑着俯视她，这一真诚愉快的表情是她以前从没在他脸上看见过的。

思嘉内心激动地微笑着，垂下头来，似乎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了，我立即出来了，皮蒂姑妈昨晚跟我说起你的情况，我就……我简直一夜都没睡着，总是在想这太糟糕了。瑞德，我心里难过极了！”

“能再一次看见你并听到你说这样的话。这监狱也就不算白蹲了。当他们通报你的名字时，我真的不相信自己耳朵呢。你瞧，那天晚上我在拉夫雷迪附近大路上出于义愤得罪了你，从那以后，我从没打算你还会宽恕我。但是，我可以把你这次来看我看作是你对我的原谅吗？”

“我还是觉得那天晚上你太狠心了。”

“可是你并没遇到什么意外呀！所以，你看，事



实证明我对你的信心没有错。我料定你准能平平安安回到家里，也料定你一路上决不会碰到北方佬的！”

“瑞德，你居然做出这样的傻事来……竟然在最后一分钟入伍，那时你明明知道我们就要完蛋了！而且你毕竟说过只有白痴才会自己站出来当枪靶子的呀！”

“那时我想的是穿上高统靴和白麻布军装以及佩带两支决斗用的手枪参加军队。等到靴子穿破了，也没有外套和任何食物可以吃的时候，在雪地里行军挨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没有开小差，那的确是一种最单纯的疯狂行动，是一个人的血性使然，南方人永远也忍受不了一桩事业的失败。”

“你显得多美丽呀！感谢上帝，你总算没穿着破衣衫或者丧服到这里来！我对那些穿得又丑又旧和永远带着黑纱的女人腻烦透了。看来你的日子过得不错。”

他果然注意到她的衣裳了。他理应看重这些东西，否则就不是瑞德了。她不禁兴奋地笑起来，机警地连连旋转起来。

“你看上去非常精神，非常非常整洁。思嘉，我们分手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唔，谢谢你，我过得还挺不错，现在塔拉一切都好起来了。不过，瑞德，如今在乡下可真没意思



呢！你想想，没有舞会，也没有野餐，人们谈论的惟一话题就是艰难时世！天哪，我都腻烦透了！最后，到上个星期，我实在受不了了，爸这才发话说我应当作一次旅行，好好享受一番。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想做几件衣裳，然后再到查尔斯顿去看看姨妈。要能再参加舞会，那才带劲呢。”

“你是个没心肝的家伙，思嘉，不过这也许正是你的魅力所在呢。”

“唔，瑞德，我真是为你发愁！为你担惊受怕！他们什么时候才让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呀？”

“按照北方佬的意思，我应该好好地立个遗嘱。现在人们对我的经济情况议论纷纷。我每天要被叫到一个个不同的问讯台前去回答一些愚蠢的问题。”

“啊，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是不会被他们绞死的！我相信你会想出个聪明的办法来击败他们，获得释放的！等到那时候……”她装出一副害羞的神态，似乎说不下去了。她脸上的红晕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她已经喘不过气来，心也似敲鼓般的怦怦直跳。

“然后……”他把她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准备也要吻它，可是他突然紧张地吸了一口气。她也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手心，仿佛一年中真的第一次看见它似的，这时她吓得浑身都凉了。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手心，而决不是思嘉·奥哈拉



那柔软、白皙、带有小涡的纤纤玉手。这只手由于劳动和日晒已变得粗糙发黑了，并且布满了斑点，指甲已经损坏和变形，手心结了厚厚的茧子，拇指上的血泡还没有完全好呢。上个月因溅上滚油而留下的那个发红的伤疤是多么丑陋刺眼啊！她怀着恐怖的心情看着它，随即不假思索地急忙握紧了手。

他毫不容情地把她的拳头掰开，凝视着它，接着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拿起来，把双手合在一起，默默地捧着，俯视着。

“看着我，”他终于抬起头来说，但声音显得十分冷峻，“放下那副假装正经的样子吧。你明明是用这双手在劳动，像个黑鬼一样在劳动，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要骗我说在塔拉一切都好呢？我看还是说实话吧。你这次来到底要干什么？我差点被你虚情假意的媚态迷住了，还以为你真的关心我，替我着急呢。”

“大方一点吧，瑞德。”她娇声娇气地说，“我的确需要一笔钱。我要你借给我三百美元。”我情愿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母亲去世了，我爸已经……精神恍惚了。过去一年多，我们差点儿饿死呢。我的衣服是母亲的窗帘改做的。要是我交不出钱，我就会……我们就会失掉塔拉。我可以用塔拉做抵押。

“我不希罕你的抵押品。我不是什么种植园主。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拿得出来吗？”

“我……我还有我自己。”

他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向后一靠，瞧着她那紧张的脸，他的棕色脸庞上显出一种莫测高深的表情。似乎有什么在他眼睛后面闪烁，可是他一声不吭。

“不，我不准备给。是的，我有些钱，但不在这里。我也不打算告诉你钱有多少，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想开张支票，北方佬就会盯住我。你明白吗？”

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都发青了，那些斑点突然在她的鼻子两边显露出来，而那张扭曲的嘴和杰拉尔德激怒得要杀人时一模一样。她猛地站起来，怪叫了一声。瑞德也迅猛得像头豹子，一下跳到她身边，用一只手狠狠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紧抱住她的腰。她拼命挣扎着反抗他，想咬他的手，踢他的脚，尖叫着借以发泄她的愤怒、绝望，她的自尊心深受伤害。

“把这杯酒喝下去吧，”瑞德端过酒杯送到她嘴边。这时她记起来了，但只能无力地瞪着他，因为她已疲倦得连发火的力气也没有了。

她从消防站走出来时天正在下雨，天空阴沉沉的一片浅灰色。白兰地的热劲渐渐消退了。寒风吹得她瑟瑟发抖，冰冷刺骨的雨点迎面向她打来。

她在溜滑的道路上吃力地走着，心中又燃起了对瑞德的仇恨之火。这人简直是个无赖！她巴不得他们把他绞死，免得她以后还要同这个对她的丑事和受的侮辱了如指掌的人见面。

一辆四轮马车在街上悄悄地驶着，她在雨雾中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看得见驾车的人从高高的防雨布后面探出头来，他的面貌似曾相识。她走上前去仔细一看，那人不好意思地轻轻咳了一声，马上用一种熟悉的声音惊喜地喊道：“怎么，那不会是思嘉小姐吧？”

“啊，肯尼迪先生！”那人高兴得脸都红了，轻快地跳下来。他热情地同思嘉握了握手，扶她爬上车去。

她注意到他穿得很好，马车也是新的。

那匹马显得年轻膘壮，可是弗兰克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了。

“看到你很高兴，”弗兰克热情地说，“有没有……有没有别人从塔拉跟你一道来？”他在想苏伦呢，这可笑的老傻瓜！

“我在马里塔做买卖，做过不少买卖呢，”他说，“苏伦小姐没有告诉你我已经在亚特兰大落脚了吗？她没有对你说起我开店的事？我开了个铺子，并且我觉得还是个很不错的铺呢。人们说我是个天生的买卖



人呢。”他开心地笑着，他那似乎忍不住的格格笑声，思嘉一听就觉得讨厌。

“你赚了钱是吗？”

“我还不是百万富翁呢，思嘉小姐。而且想想看，我从前有过那么多的钱，所以如今就显得少了。不过我今年赚了一千美元。当然，其中的五百美元已用在进新货、修理店铺和交纳税金上。我仅仅净挣了五百美元，并且从眼前必然兴旺的发展趋势看，明年我应该能净赚两千美元。我要买一个锯木料和刨木板的工厂。我现在还没有把它买到手，可是已有眉目。我想尽快买下这家锯木厂……尽快，只要收到一部分赊欠户的账就动手买。到明年这时候，我手头便会松多了。我想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挣钱的，难道不是吗？”他脸红了，又呵呵地笑起来。

思嘉想到苏伦安乐的未来，想到自己与塔拉岌岌可危的命运，不禁怒火中烧，感到人生太不公平了。突然之间，她萌生了一个决心。

苏伦不应当享有它们。思嘉要把它们据为己有。瑞德叫她失望了，但上帝给她送来了弗兰克。

“你连手套也没有戴！思嘉小姐，我老是在谈自己的事，也忘了问问你在这鬼天气跑到这一带来干什么？”

“我刚才到北方佬总部去了，我去那儿……看看